

## 不是料儿

俏皮俗话  
点

张三是个精明的生意人,老来得子,更望子成龙,盼着儿子能子承父业,可小张三从小就好吃懒做不上进,任凭家长如何教,怎么带,就是人不了买卖道儿。张三让他去进一批“阴丹士林”蓝色布,岂料这小子半途吃花洒丢了银子,空手而归。张三让他去买两匹绸料子,结果他带回的货不仅价钱高,那料子上还

满是虫眼,把张三气得一病不起了。店里伙计私下议论纷纷,说少东家像“巴豆喂牲口——不是那料儿”。巴豆是一种植物果实,可入药,有毒性,可泻肚,也能治恶疮,假如当了饲料喂牲口那非要牲口命不可。老天津人调侃某人腹泻不止提不起裤来,有时也玩笑说:“你是吃了巴豆吗?”

### 中年忆往

## 队部食堂

马克

我所在的第一地质大队食堂设在大队部的院子中间,它的南面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五层办公楼。东侧是地质调查队坐东朝西的大队部。

食堂是一座很高很大的平房,内部被分成两个区域:北面是厨房和售卖窗口,南面是大厅。大厅内部非常豁亮,东西向估计有二三十米长,南北向有十多米宽。在食堂西侧,有一间小房子,是卖饭票的地方,后来被改成了小卖店,由职工家属经营。记忆当中,吃饭需要用钱和粮票兑换成塑料制成的饭票,根据面值和品种,分成黄、红、蓝等多种颜色。我似乎记得,同事的母亲当时在这间屋子里负责卖饭票。

食堂的伙食还是不错的。当时,几个师傅手艺都不错,做出来的饭菜比较适口。记忆里最好吃的有两样。一样是烧茄子,是由一位壮年男子,像是沧州一带的人,做得最好。我后来喜欢自己做烧茄子,就是向他讨教学来的。另一样是炖羊肉。吃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感觉,既烂又鲜香,配着馒头吃,特别合胃口。可惜,当时没有问过师傅到底怎么做的。离开地质队多年后,我仍然怀念那个时候的味道。

这个食堂是由第一地质队和地质调查队两个独立单位共

用的,加之后院的职工家属也喜欢到食堂买主食或炒菜,所以食堂的经营还是很兴旺的。我毕业于1983年12月,刚毕业那会儿,到食堂吃饭的人并不很多。但到了1985年,就热闹多了。因为在这两年时间里,两个单位陆续分配来了六七十名大中专学生。这些学生大多毕业于当时的地质院校,分别来自于河北、长春、西安、成都、武汉等五个地方的地质学院,除此之外,还有南京、郑州地质学校分配来的,而我的母校长春地质学校分配来的人相对更多。每到中午、晚上的时候,排队打饭的队伍会很长。大家一边说笑,一边彼此交流。

1985年,食堂里开始售卖啤酒。当时,“丽都”牌啤酒在食堂很热销。厂家还借助报纸向社会有奖征集广告语。我因为喜欢喝“丽都”,所以,灵机一动,化用电影《小花》主题曲中的两句话,作为应征作品投给了报纸。这两句广告词是“妹妹找哥泪花流,一见‘丽都’不再愁”。丽都,被我想象成了美男子,女子找到哥哥,自然不会发愁了。我当时只是随手写的,没想到还中了个三等奖,奖品是一台小型录音机。

年轻时不懂爱情,所以把爱情想象得很浪漫,这就是队部食堂给我留下的温馨记忆。

## 家中“功臣”

刘利民

1975年,家里用省吃俭用攒下的170块钱,买了一辆崭新的天津产红旗牌加重自行车,它不仅整体美观大方,而且经久耐用。当时,母亲是村里的大队会计,经常骑着这辆自行车去公社开会或学习。父亲则一有时间就精心擦拭这辆自行车。这辆车也经常被乡亲们借去走亲戚或赶大集,有时还驮着新媳妇进门,车把上曾经戴过的红喜字就不下十几回。1986年,我参加了工作,母亲郑重其事地把车钥匙交到我的手里,对我说:“你从今天起就步入社会,开始正式上班了,这辆自行车就交给你使用了,你要善待它、爱惜它,不能骑英雄车、赌气车、冒险车,做到安全骑行,文明礼让,它可是咱们家的传家宝呀!”我双手接过车钥匙,连连点头答应,像是从此以后拥有了一辆小轿车一样,兴奋不已。这辆自行车,我整整使用了10年。

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乡村公路实现了“村村通”。上班一族都开始骑摩托车了。摩托车的种类繁多,有进口的、国产的,既有豪华的、也有普通的,既有大包型的、也有架子型的,因其快捷、省油、给力占领了农村市场。

有一年的年底,我把攒了一年的工资拿出来,购买了一辆嘉陵90摩托车,有了骑自行车的经历,稍

加内行人指点,我就熟练掌握了摩托车的驾驶技术。那时每天骑着摩托车上下班,真是幸福感十足。骑着它顶多大的风也不怕了,过多长的大桥也不觉得吃力了,骑多远的路程也不再犹豫了。

1998年,我参加了相关部门举办的培训学习,学习地点在武清县(今武清区),离家有15公里的路程。学习时间一般安排在周六、周日。从早上八点上课,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,中间不休息。而每到这个时候,我已经饿得饥肠辘辘了,下了课骑着摩托车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家的方向急奔,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安全到家了。现在回忆起来,这辆摩托车真是立了大功。后来,我又添了一部分钱,用这辆嘉陵90置换了一辆功率更大的钱江125摩托车,这辆摩托车速度更快了。我每天驾驶着这辆摩托车“城区、乡村”两头跑。

再后来,在好朋友的劝说下,我报名参加了汽车驾驶员培训班,当时认为驾驶技术不易掌握,通过参加学习以后,经过几次考试顺利过关,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汽车驾驶证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家庭条件有了明显改变,手上也有了一些积蓄,于是又购置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汽车比亚迪G3,这是一辆手动挡的汽车,我开了十年都是安全驾驶,没有出过一次交通事故。再往后,我又用这台老轿车置换了一辆迈腾轿车,每天上下班开着它感觉到更加舒适。如今,即使我有了更高级的代步车,但也常常怀念我们家的“功臣”——红双喜牌自行车。

稻草,一来给牛们充饥,二来给它们垫身。

寒冬腊月,刚从牛栏里挖出来的牛粪,还冒着热气,待挑到地里,就冷若冰霜了。掺杂稻草的牛粪,扯不断理还乱,无法用锄头或耙子把牛粪送到油菜兜部。为了提高劳动效率,达到均匀施肥目的,只好用手了——从箕筐里抓一把牛粪,扑在一株油菜兜下。油菜地里,没有积水,虽然可以穿鞋,但天寒地冻,还是手脚冰凉。记得第一次在油菜地里施肥时,我战战兢兢、畏畏缩缩,迟迟不敢出手。老队长见了,热情开导:“没有牛粪臭,哪有菜花香?”看看一队之长和其他社员,一个个若无其事,如同给孩子送食物一般,忙着往油菜兜“扑”牛粪,我也就有畏不惧了……

山村鹅峰,山清水秀、田多人少,山高水冷、树多花少。当春风挤进山村时,成片的油菜花,相邀增春意,相映添秀色,宛如一幅醉人的山水画,真有点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意境。古人有诗曰:“苦度冬寒养壮身,欢迎春暖献万金。连天接壤黄蜂喜,粉蝶双飞笃信晴。”油菜花,名气不大,贡献不小。乾隆皇帝曾经挥动御笔,情真意切写下一首《菜花》:“黄萼裳裳绿叶稠,千村欣卜榨新油。爱他生计资民用,不是闲田野草流。”

油菜很平凡,但却有情义,默默无闻奉献人类——凭少量的牛粪,强筋壮骨。用美丽的花儿,装扮大地。以油脂的果实,添香人间。正因此,乾隆爷都给出了高度的评价。

### 百姓春秋

## 牛粪及其他

张桂辉

牛粪,是很好的肥料。几十年前,化肥还是稀缺资源。公家田,自留地,用肥多以农家肥为主。动物粪便,如同是“宝”。青少年时代,我不单捡过牛粪,还抓过牛粪——给油菜施肥。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,和着春天的韵律,油菜花,如蛹破茧,忘情开放,如梦初醒,清香浮动。我的第二故乡——闽北一个名叫鹅峰的小山村,每年三月,大片盛开的油菜花,黄得可爱,黄得淘气,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、精神为之一振,给村庄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。油菜过冬前,需施足底肥。这样,来年春季,才能花开茂盛、果实饱满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给油菜施肥,是名副其实脏活累活。鹅峰村与镇上距离二十里,只有一条路面不宽、坑洼不平的沙土“盲肠路”。不知是化肥供应困难,抑或是为了节约成本,生产队的油菜施肥,年年都是用牛粪。

那时,还是大集体,生产队里养了大大小小二三十头黄牛、五六头水牛,除了放牧、犁田,多半时间关在牛栏里。每天傍晚时分,往牛栏里丢进一些

在我家的相册里,至今还珍藏着几张拍摄家庭交通工具的照片。从上世纪60年代的红双喜牌轻便自行车,到上世纪70年代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,又到上世纪90年代的嘉陵90摩托车,再到2006年的钱江125摩托车,以及后来的比亚迪G3家庭轿车。2021年,我又置换了一辆迈腾轿车。在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,我家的代步工具有了六次质的飞跃。

我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农村。那时,老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。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,家里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二手的红双喜牌轻便自行车,那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嫁妆。由于自行车出厂的时间久远,买来时就没有挡泥板和刹车闸,好像两个轱辘架在车架上,车圈、车把、脚踏板早已锈迹斑斑,整辆车看起来单薄,载重量也很小。我十来岁开始练习骑自行车,用的就是这辆车。记得,秋后去生产队的大场上去练,那里不仅宽阔平坦,而且没有车辆行人,较为安全,适合练习骑行。但由于车子没有闸,拐弯时无法减速,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,因此没少挨摔,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摔到了场上的柴禾垛旁边,所以身体几乎没有受过伤。不到半年时间,我熟练掌握了自行车的骑行要领,但由于当年个子较矮够不到鞍座,只能跨坐在车大梁上面,就是这样,也让我感到无比的兴奋,毕竟自己掌握了一项技术,从骨子里我还是十分感谢这辆红双喜牌自行车的,它让我学会了骑行,它是我们家的“功臣”——当年父亲也是用这辆车驮着母亲迎娶进门的。

提及牛粪,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:脏。不错,但凡是“粪”,都可与脏字画等号。粪在古文中,本意是指废弃的,扫掉不要的东西。贤者说:“视金钱如粪土。”伟人曰:“粪土当年万户侯。”

牛粪既脏又臭,难登大雅之堂。殊不知,牛粪的作用不是单一的——可以做肥料,可以造沼气,可以当柴火,甚至还可以入药。牛粪烧制成灰后,可以起到清热解暑、止痛止泻的功效。由于某种疾病引起小儿出现高烧不退的现象,可以将牛粪灰与水充分搅拌均匀,而后等到牛粪灰沉淀,取上面的水喂之,可以有效缓解人体发烧。

牛是食草动物,食物残渣不容易消化,拉出来的粪便成分粗糙适合当燃料。但凡去过西藏的朋友,一定都对当地房屋墙上贴着的一坨坨牛粪饼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些贴在墙上的牛粪饼,不但没有异味,反而有泥土和青草的清香,特别是在燃烧后,那种独特的香气,是每一个藏族人熟悉和留恋的味道,亦即家的味道。其实,不止西藏,其他地方同样有烧牛粪的习俗。比如江西一些地方,也有牛粪贴墙的“景观”。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,我从闽北山区参军入伍,来到历史文化古城九江。一些福建籍新兵在与江西籍新兵开玩笑时,以事实为依据,拿对方当笑料。记忆犹新的是,江西兵“调侃”福建:“地瓜做粮草,拖鞋满街跑,厕所当碉堡……”福建兵“戏称”江西:“母猪扎腰带,尿桶挑白菜,牛屎墙上晒……”

## 那桐 清代末年军机大臣

### 那桐旧居

## 百年天津 历史遗存

### 三、清廷和民国政要聚集地

贾长华 编著

那桐旧居,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176号,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那桐(1857-1925),叶赫那拉氏,满洲镶黄旗人,清末时任军机大臣。

1885年(清光绪十一年),那桐考中举人。从1900年(清光绪二十六年)开始,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,那桐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,与第三代庆亲王奕劻、李鸿章参与签订《辛丑条约》的谈判。1901年(清光绪二十七年),因日本公使馆一个书记官被杀,他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,赏给头品顶戴,授为专使大臣,出使日本“道歉”。翌年,他又率随员前往日本,参观日本博览会,并考察日本的警政、路政,这对他后来主管京师工巡局、创办警务、开创新式马路、兴办东安市场等都起到借鉴作用。

1905年(清光绪三十一年),那桐晋升体仁阁大学士。1909年(清宣统元年),被任命为军机大臣。

1909年(清宣统元年),天津发生一起津浦铁路总办李德顺等人贪赃枉法的大案。这年5月,那桐作为军机大臣,被指令严办这一大案。那桐抵达天津后,住进中州宾馆,立即对这一大案进行侦讯。不到一个月,就查明这一大案,上报后惩处了有关人员。

1911年(清宣统三年),清政府改革官制,那桐被授予内阁协理大臣,后因患中风而辞官引退。

那桐的住宅位于北京东城金鱼胡同,院落宽敞,建筑精美,设有戏台,被称为“那家花园”。中华民国初年,北洋政府经常借用“那家花园”举办堂会,招待中外政要。

中华民国初年,那桐在天津英租界红墙道(今新华路176号)兴建一大一小两座楼房,携全家人居住,过上寓公生活。但每年春、夏期间,仍回北京东城金鱼胡同的住宅居住。

那桐在天津寓居期间,过着“闲适”的生活。当年,他已经大权不在,但很少见到他怨天尤人,而是睡得好,吃得香,心态十分安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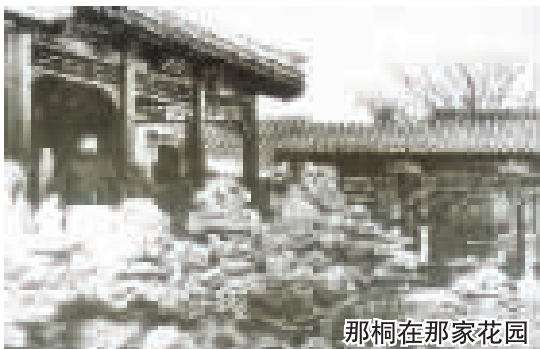
1925年,庆亲王载振在天津英租界剑桥道(今重庆道55号)购下太监大

总管小德张的一处豪宅,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居住。载振平日与那桐有着较多的来往。作为晚清重臣,那桐与载振在官场之外,还通过儿女的婚姻,建立了紧密的关系。那桐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,嫁给了载振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。

那桐在新华路176号的旧居,原为一大一小两座楼房,均为德式风格别墅。大楼已经拆除,小楼为2层楼房,是一座小巧精致的建筑。目前,作为办公用房使用。(3-26)



那桐



那桐在那家花园

## 载振 清代末年皇室“庆亲王”

### 庆王府旧居

庆王府旧址,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55号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庆王府建于1922年,原是清末太监大总管小德张的私宅,在原天津英租界列为华人楼房之冠。1925年,被清室第四代庆亲王载振购得并举家人住,因而得名“庆王府”。

载振(1876-1947),爱新觉罗氏清代第三代庆亲王奕劻之子。1917年,奕劻病故,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根据“优待清室条件”,遵循“清王公世爵概如其旧”规定,下令宣布“以伊长子载振承袭罔替”。这令载振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末代“庆亲王”。

清末,载振的仕途一开始还比较顺利。1901年(清光绪二十七年),载振被加封贝子爵位,人称“振贝子”。此后,历任镶蓝旗汉军都统、御前大臣、正红旗总旗长等职。

1902年(清光绪二十八年),在其父奕劻任外务部总理大臣时,载振作为专使大臣,参加英皇加冕典礼,并访问法、比、美、日等国。对于这次出访,载振著有《英日记》一书,记载了出访期间各国外交礼节和参加各种活动的情形,还有各国政治、学术、律令、典章、商务、学校、议院、工艺等情况。回国后,他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,面陈发展商务的迫切性,建议成立商部。1903年(清光

绪二十九年),清政府发布振兴商业上谕,专门设立商部,载振出任第一任商部尚书。1906年(清光绪三十二年),清政府改革官制,成立农工商部,他又出任农工商部大臣,时年仅30岁。

青年时期的载振,由于卷入官场风波而丢掉了官职。这一官场风波,源于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。

1906年(清光绪三十二年),载振奉旨赴吉林督办学务,途中经过天津,直隶候补道段芝贵为谋得黑龙江巡抚职位,在大观园戏园花重金买歌妓杨翠喜献给载振。此事为御史赵启霖风闻,遂于1907年(清光绪三十三年)上疏弹劾段芝贵和载振。经奉旨查办,由于此事牵扯皇室丑闻,最后以“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”而不了了之。御史赵启霖以“谎奏”罪名被去职,已上任的段芝贵也被免去黑龙江巡抚职位。奕劻则责令载振上疏辞职。此后,载振再也没有在朝廷任职。

辛亥革命后,载振携家眷来到天津,分别在英租界、德租界的住宅居住。不久,又回到北京,在后海李广桥东购置一处名为“怡园”的别墅。1924年,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。1925年,载振又携家眷迁居天津,将在英租界、德租界住宅卖掉,购买了太监大总管小德张在英租界剑桥道(今重庆道55号)的



载振

一幢楼房居住。平日,载振在这里的饮食起居,仍保持王府旧制,过着豪华的生活。于是,这里就被称为“庆王府”。

载振善于结交,广交名流,并用聚敛的巨额财富进行经商。他与天津买办高星桥合办了“新业公司”,投资兴建了法租界的劝业场、交通旅馆和渤海大楼。

1947年冬,载振在庆王府病故,享年72岁。从1925年居住,直至1947年辞世,他在庆王府度过了22年的岁月。

庆王府为中西合璧风格的3层楼房,进门有木雕隔间,当中为欧洲古典风格的开敞天井式大厅,厅内悬挂中式匾额和大条幅,是西风东渐的典型建筑。目前,庆王府已对外开放。(3-27)